

## 《消费税增税和社会保障》 养老金、医疗、护理保险能否维持？

目前日本已经决定自 2014 年 4 月起，开始提高消费税的税率，同时还在开展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讨论。养老金、医疗、护理保险能否持续？让我们再次来作验证。

# 即使消费税率涨到 10%， 也还是杯水车薪 必须控制发放、增加 高龄老年人所负担的费用

铃木亘（学习院大学教授）

**安**倍首相于 2013 年 10 月 1 日决定了 14 年 4 月起将消费税率提高到 8%。这次消费税率的提高，始于民主党当政时的“社会保障与税的一体化改革”，其目的据说是“为了充实和稳定社会保障，就要力争在确保财源的同时，实现财政健全化”。那么，通过这次提高至 8%，或者是预计将在 2015 年 10 月提高至 10%，是否真的能够实现社会保障的稳定化、实现财政的重建呢？

### 哪怕增加 10 兆日元的收入也还不够

很遗憾我的回答是“不”。首先，消费税的增税部分通过法律，被规定用于社会保障领域，但是实际上，在为了防止由于增税而导致经济发生半途夭折的“经济对策”方面，就会用去与增税部分相当的金额。消费税率每提高 1%，就能带来 2 兆 7000 亿日元的增收，把 5% 提高到 8%，预计就能获得 8 兆日元的税收增长。但是，作为经济对策，目前正在讨论 5 兆日元将被用于公共事业或法人减税等用的方案，其规模相当于 3% 的税收增加中 2% 的增收部分。而且，下一年度的预算为不设上限（概算要求标准）的预算，达到空前的 99.2 兆日元。这在实质上就是各个省厅已经把消费税收入增加融入了预算要求中。如果大部分得到认可的话，那么就连剩下的这个 1% 的税收增加部分也就会被浪费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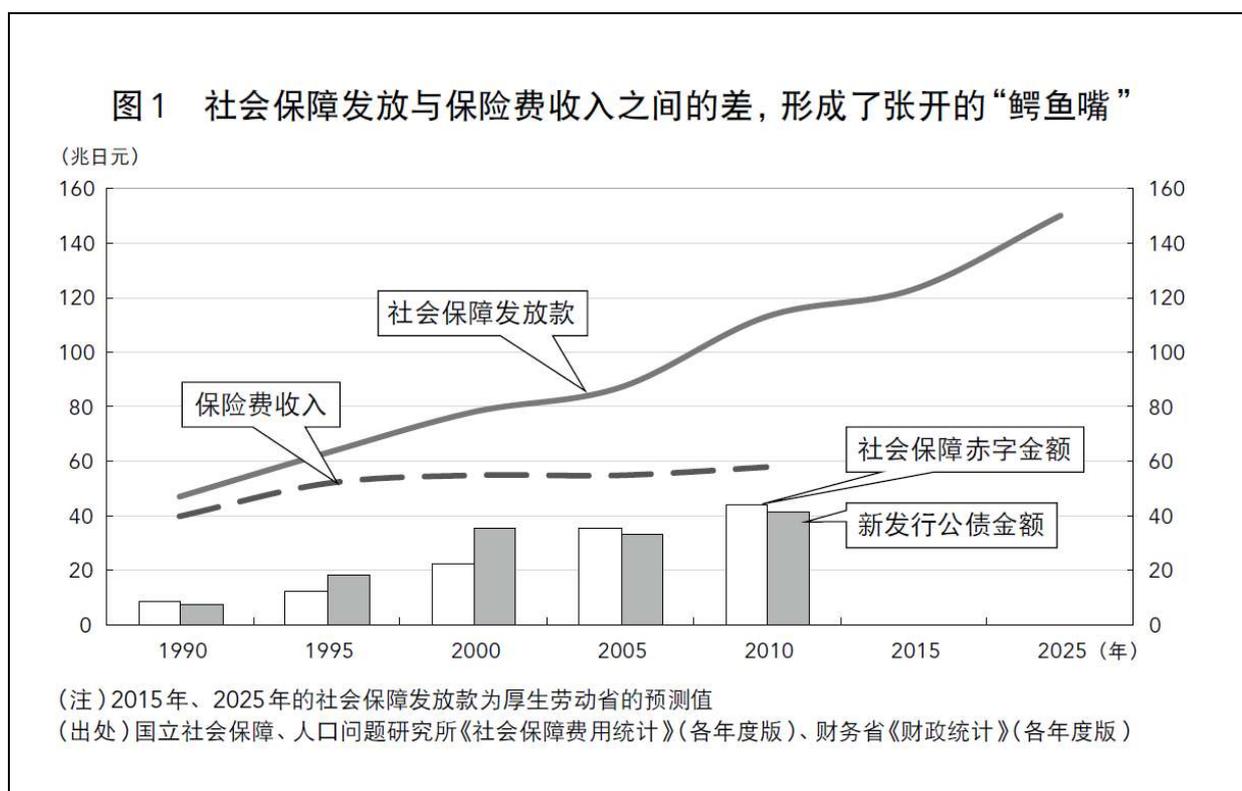
经济对策是短暂性的东西，未来消费税将会更进一步提高到 10%，于是就有一种看法认为，不管如何，将来总还是能够期待收支的改善。但是第二个问题是其规模和速度来不及。目前，社会保障发放款已经达到了相当于国内生产（GDP）约四分之一的规模，也就是已经超过了 110 兆日元，同时还在以每年递增 3 兆日元的速度不断增



铃木亘（学习院大学教授）

加。随着老龄化的进程，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，估计都不会出现放缓的趋势（图 1 的实线）。

与此相比，社会保障的保险费收入（图 1 的虚线），基本以持平的状态延伸下去，近年来，这两者之间的差距更进一步扩大。这个社会保障发放款与保险费收入的差额产生的“鳄鱼嘴”，开口的大小程度就是社会保障财政的赤字金额（图 1 的白色柱条）。非常令人吃惊的是社会保障财政的赤字金额，基本与每年的国家财政赤字金额（新发行公债金额、图 1 的灰色柱条）相等。也就是说，国家的债务近年急剧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保障财政的赤字，只有改善这个社会保障的受益与负担费用之间不均衡，才是同时重建国家财政的关键所在。



为了把这个“鳄鱼嘴”的差距填补起来，所作的努力就是此次的提高消费税。按照预计，如果到 2015 年把消费税提高到 10%，估计税收可以增加约 13.5 兆日元，上涨部分的 5% 中的 4% 将被用在稳定社会保障财政上面。但是即使财源超过了 10 兆日元，显而易见的是“鳄鱼嘴”还是无法填满。而且，鳄鱼的上颚还在以每年超过 3 兆日元的速度持续扩大，10 兆日元的税收增收等仅仅只要花 3 ~ 4 年就会被全部吞掉。8% 或 10% 的消费税率等，也不过是“杯水车薪”。

## 国民养老金将在 2040 年枯竭殆尽

第三，关于国民如今最感到不安的养老金财政方面，并不会因为这次提高消费税而得到好转。目前，基础养老金的机制是财源中的一半通过税金（国家拨款）来支付，其中一部分就需要注入这次的消费增税部分。但是，这其实已经“被融入了”政府的《百年放心计划》中。财政计划已经把税收增加算入其中，所以增税并不会再产生任何影响。

那么，现实中养老金财政究竟是怎样一个情况呢？虽然由于安倍经济学的影响，经济情况有所好转，但是依然还处于非常严峻的情况。采用我国最常用的养老金数理模式（OSU 模式）来预测厚生年金积金的未来，可以看到在 38 年度积金就将枯竭殆尽（图 2）。而国民年金的积金预计也将在 40 年枯竭。



正如安倍首相在参议院选举中频频宣传的那样，随着安倍经济学的效应，最近的股市走高在 2012 年度带来了 1.2 兆日元的资金运用收益，但是我国的养老金财政存在着一个结构上的问题，那就是不论运用情况如何，养老金的支出远远大于保险费收入。年度需要动用数兆日元规模的积金来填补漏洞，这一做法已经沿袭多年。近期的股市走高等只不过是一时之计。

## 发放款与收入的差距加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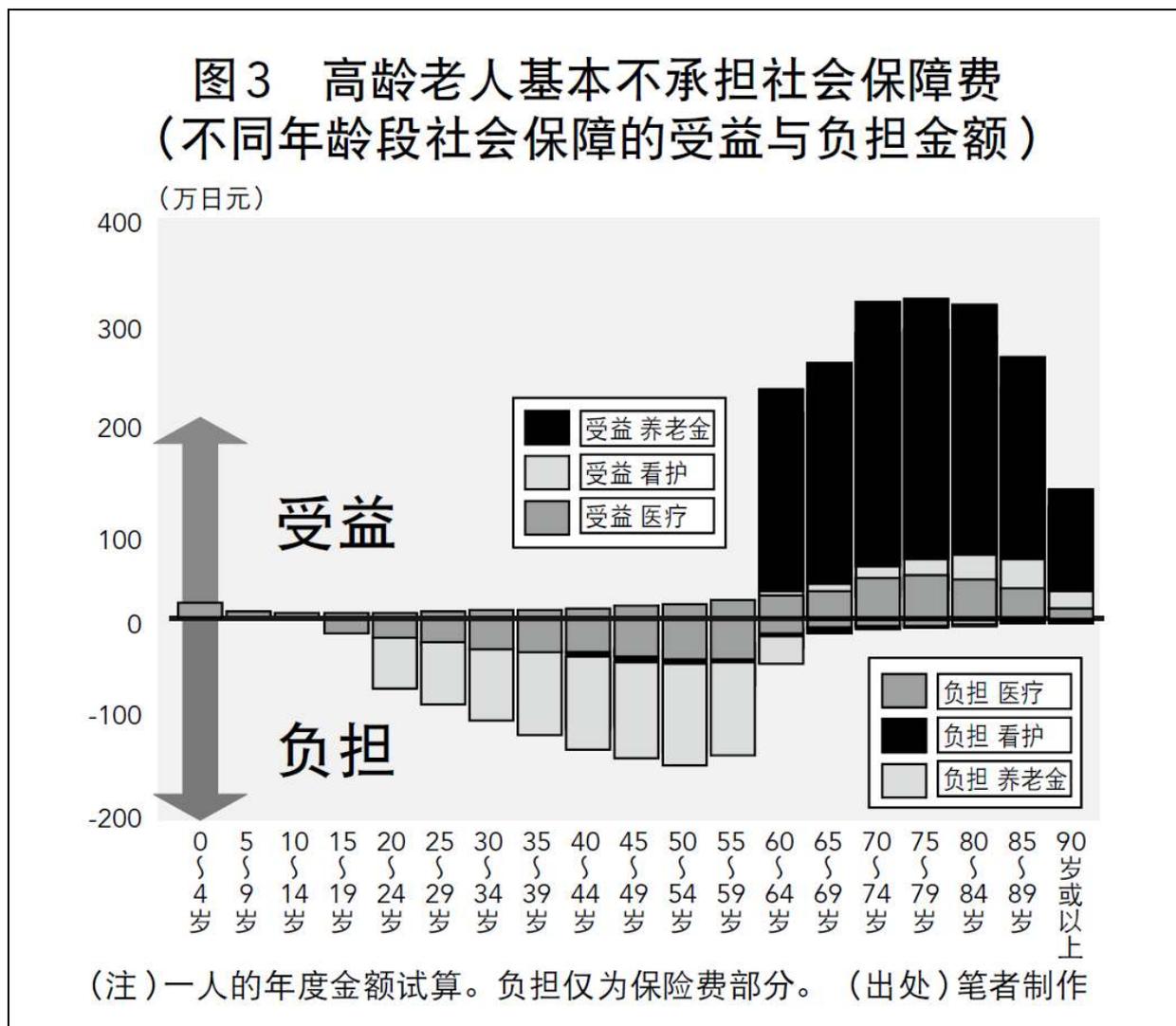
社会保障财政的鳄鱼嘴中，单单只是填补国家拨款部分，消费税率到 2050 年都会超过 25%。如果要把鳄鱼嘴全部填上，最终必须要有把消费税率提高到 35% 左右心理准备，但是即使只是提高到 8%，在政治上就像是迈出了无比艰难的一步，可见这有些不太现实。

为了使社会保障财政稳定化，毋庸置疑，还必须有消费税以外的努力。总之，必须努力提高社会保障的高效化、控制发放款，这样才能把鳄鱼嘴的上颚部分（社会保障发放款）尽量地往下拉。与此同时，提高鳄鱼的下颚部分（保险费收入）的举措也必不可少。

追根究底，为什么鳄鱼的下颚部分基本都没有增长呢？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支撑着社会保障的现劳动人口的人数，因出生率降低而减少，而且受到通缩经济的影响，征收保险费的计算基准、也就是工资收入也在减少。从实质上来看，也可以这么说，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受益人是高

龄老人，但他们并未承担与自己的受益相应的负担费用。图3就是在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下，不同年龄段受益与负担金额的情况。从0往上是年度的受益金额，从0往下是负担金额，可以看到高龄老人不用说养老金，就连医疗与护理的保险费，实际上基本都未承担。

图4是对这一情况从别的角度进行的分析。如果把基础养老金、后期高龄老人医疗、护理保险的发放款整体作为10，就可以来看一下目前的高龄老人承担了多少费用。高龄老人所承担的仅仅是左侧的灰色部分，也就是基础养老金积金为零、后期高龄老人医疗的1成、护理保险的2成。可以看到，剩下的大部分都是用从现劳动人口征收的保险费、税金以及向未来的借款来填补的。



目前的高龄老人世代，受益金额远远超过了所支付的保险费，即使是把高龄老人以往支付的保险费也全部考虑在内，这一结论也还是不会有变化。比如，以1940年出生、现在73岁的人为例，可以看到他们以往所支付的从过去算起的保险费（按目前物价水准），仅仅只能抵得上他们终生领取基础养老金金额的4成多一点、以及后期高龄老人医疗的约3成，至于护理保险，仅仅只抵得上0.5成左右。

约拥有 1400 兆日元的日本这个“家”的金融资产，其中约 6 成归高龄老人所拥有，从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出，现在的高龄老人已经和以往的形象不同了，其中大部分人都不是“社会的弱者”。对于拥有众多资产的高龄老人，①减少大量公费的注入，提高个人负担金额和保险费；②减少养老金的金额，强化养老金征税；而且③从遗产的继承进行费用征收也有着很大的余地。

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认识到，即使是提高了消费税，还是无法换来对社会保障的安心，所以就有必要认真研究除了提高消费税以外的政策。

图4 高龄老人的社会保障费用明细(把发放金额整体作为10的情况)

	目前的负担明细			1940年出生的人终生负担比例	
	来自现劳动人口的保险费	公费 (税和借款)	以往支付的保险费	现劳动人口、未来世代的负担	
基础养老金	5	5	4.5	5.5	
后期高龄老人 医疗	高龄老人 保险费 1	来自现劳动人口的支援费 4	5	以往支付的 保险费 3	现劳动人口、未来世代的 负担 7
看护保险	高龄老人 保险费 2	来自现劳动人口的保险费 3	公费 (税和借款) 5	以往支付的 保险费 0.5	现劳动人口、未来世代的 负担 9.5

(出处) 笔者制作

[译自《经济学人》2013年10月29日刊，本文经每日新闻社同意翻译转载。]

## 铃木亘

学习院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科教授。

1970年生出生。1994年，上智大学经济学部毕业。2000年获得大阪大学经济学博士号。专门为社会保障论、医疗经济学、福祉经济学。曾为日本银行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、大阪大学研究生院助教授、东京学艺大学教育学部准教授、学习院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科准教授。